



禅意四睡图

■文 闲云 图 茶禅一味

李公麟是否来过天台山,如果没有来过,这番山水的气息是很难体现出来的。但最终我还是不能肯定李公麟是不是在探访天台山之后,才画出这幅《四睡图》的。但我可以想象另外一种可能,在作画的前一夜,李公麟做了一个梦,那一夜月色清澈,他梦见了寒山、拾得、丰干和老虎睡在溪边的松树之下。第二天醒来,才有了这神来之笔,天台山的气息就这样落在了这幅画中。

李公麟的《四睡图》,两株松树占了很大画面,挺拔的松树就是国清讲寺前常见的那几株,松树的皮都已裂开,如同片片云彩,也如同行行诗句。数朵白云飘落在松树之间,松树之下的土坡上,寒山、拾得、丰干和老虎团团睡在一起,酣然入梦。寒山和拾得坐姿入睡,丰干半躺酣睡,一虎卧于三人之中,安详寂静。他们定会梦见画中的这两株松树,还有树间的那几朵白云。我想,当那几朵白云潜入他们的梦中,他们就会如同一朵白云飘浮在寒石山间,看着山间的那条瀑布从高处流下,如飞珠碎玉,一阵清风吹过,化为一缕烟雾。瀑布之下是一潭碧水,夕阳西照,碧水也就反射到了岩壁上,这就是寒岩夕照的美景,山岩上绚丽的色彩装点着他们的梦,使得他们的梦多了一丝色彩。他们的旁边是一条清澈的山溪,山溪的流水声恰好如梦中的瀑布声,整幅画面透露出一种淡然超脱的意味。

这幅作品采用了白描的细密笔法,这种笔法盛行于元代,反映了文人的雅趣,显示出浓浓的禅意。所以这幅画有人认为是元代的摹本。画的上方有三首题画诗,都为元代的禅师所题写。画的上首右边是太白老纳的题诗,太白老纳,元代禅宗高僧。他的题画诗曰:“异类中行绝爱嗔,寒岩花木几番春。成团作块各做梦,虎自虎兮人自人。”虎做的是虎梦,人做的是人梦,或许他们会在各自的梦中与对方相遇,并相互问候一声。

上方左边是释圆噩的题画诗,释圆噩为元末临济宗高僧。他不但通天台、贤首之教,还工诗文,善书画。他与国清讲寺有佛缘,曾主持国清法席,这期间他修葺殿宇。元洪武二年,以高僧住国清讲寺,最后示寂于国清讲寺。可见他很熟悉寒山、拾得和丰干的生活环境。他的题画诗曰:“抛却峨眉与五台,远从师自乐邦来。梦中共说惺惺法,亟者众生眼不开。”虽说是在梦中,他们亦是保持本来的面目,头脑清醒。

在这两首题画诗的下方还有一首题画诗,题诗者是雪窦山人子文,诗曰:“谁识於菟无兽心,个个非是丰干老。双双相枕睡松阴,倦不持茗懒不吟。”诗中的“於菟”就是老虎,诗写得直白,但让人回味。

李公麟的《四睡图》充满禅意,但到了清代,不但寒山拾得图走向了世俗,四睡图也少了禅意。清代的丁元公就有一幅《四睡图》传世,丁元公善画山水、人物、佛像,其

山水笔墨尤为高远。他的《四睡图》就是一幅山水画,这是他所擅长的,画面中间是一道飞流的瀑布,瀑布之下是一位老道,站在临水的土坡上,观赏着瀑布,这的确是一幅观瀑图,但目光往上,我看到了瀑布山顶上有一块土台,土台旁边有几株杂树,几朵白云飘浮在杂树间。就在这土台上,寒山、拾得、丰干和老虎相依而睡。这是清代的四睡图,是山水画中的四睡画。

丁元公画的是山水,其实想展示四睡图的梦境,只是山水画的特征太突出了,让我忽略了四睡图的梦。瀑布下的老道观赏着眼前的瀑布,而画的主题是四睡,是瀑布之上的三人一虎,他们的梦是无法观赏的,梦只有潜人。而画面中的老道恰好打破了梦的宁静,这是这幅画的破绽。如果瀑布之下的老道是倚石而眠,前方的瀑布或许就是一个引子,引入老道潜入三人一虎的梦中,如此的梦才会有一分禅意。

中国的禅画始于唐代,人们认为王维开禅画之先河,王维不但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画家,在他的诗画中渗入了禅的意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禅画重点不在画,而在禅意,以画悟禅。禅画如同禅宗的思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画作中所展现的场景,启发人们的悟性。禅画简而能远,淡而有味,高古脱尘。南宋的梁楷、法常,元代的因陀罗都以禅画而著名,他们也都有《寒山拾得图》作品传世,他们的作品流传至日本,对于日本禅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寒山拾得图也成为了日本绘画的一个题材,许多日本画家也都有这一题材的作品传世,这其中自然也有《四睡图》。释灵渊,为日本僧人画家,他在元代曾来中国学佛二十多年,绘画作品深受法常的影响,有“牧溪再来”之誉。释灵渊的《四睡图》画面简洁,寒山、拾得、丰干倚虎而睡,前是一条清澈的山溪,左侧的山岩上伸出几根树枝。画中题有一首题画诗,题诗者为释绍密,诗曰:“老丰干,抱虎睡,拾得寒山打一处。做场大梦当风流,依依老树寒岩底。”如此的作品,我已很难判定作者是日本画家,还是中国画家,他的笔墨已完全是中国画的技巧,画中所包含的那分禅意也是中国禅画的风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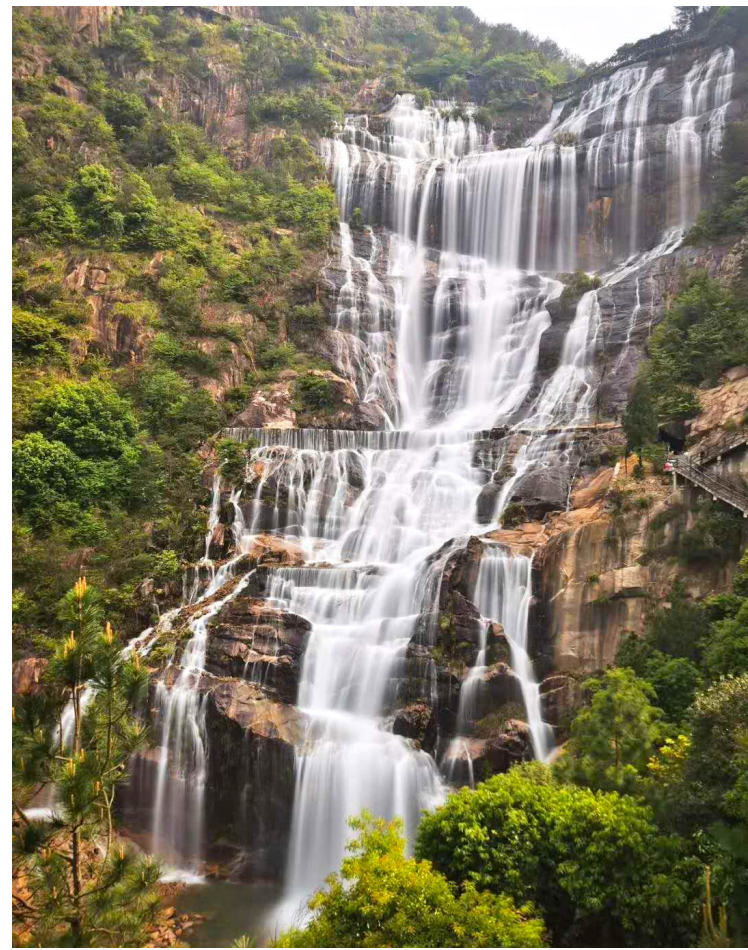
众多的《四睡图》已湮没在禅画的历史长河中,没能流传下来,那些题画诗却是流传下来了,这是《四睡图》不幸之中的大幸,透

过这些题画诗,我们能感受到画作中浓浓的禅意。《四睡图》的题画诗如同禅宗的公案,大多只能意会,很难言传,所以要解读这些题画诗就成为了一件很难的事。《四睡图》的题画诗大多直白,读上几遍,就能感受到其中的意义,宋代释法薰的《四睡图赞》就是如此,“一等骑虎来,两个挨肩去。松门外聚头,辊作一处睡。梦蝶栩栩不如,孰为人孰为虎。待渠眼若开时,南山有一转语。”诗中还应用了天台方言“渠”,也就是“他”的意思。宋代释如净的《四睡图赞》同样直白而有回味,“拾得寒山,老虎丰干。睡到驴年,也太无端。咦,蓦地起来开活眼,许多妖怪自相瞒。”

但是更多的《四睡图》题画诗,在反复阅读之后,还是难以悟到其中的禅意,似乎它就躲在诗的背后,让我看不清它的面目。但在以后的某一清晨,或在某一场雨后,我突然想起某首题画诗,诗中的禅意刹那间就会冒出,让我觉得它原来是这个样子。这时突然听到寒山和拾得在时光的深处所发出的笑声,那笑声毫无顾忌,直率而坦然,这就是禅诗的魅力。

宋代释广闻的《四睡图赞》,就是这样与我玩捉迷藏的游戏,诗是这样写的:“睡时递相枕藉,醒后互相热谩。笑中有刀,用处多奸。看来人斑,宁可虎斑。”睡与醒是两种不同的状态,睡是处于无知觉的状态,是一种无我之境,所有的烦恼都隐退了。而醒则意味着一切的挂碍都变得清晰起来。《四睡图》所表达的就在人与虎,睡与醒转化间,感悟禅意,参破禅机。

无论是看《四睡图》禅画,还是读《四睡图》禅诗,总会让我有所思,有所悟。或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只是悟到的路径各异,时间不同。但一旦他们悟到了其中的禅意,他们定会会心一笑,因为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答案,《四睡图》就有这样经久



“多少醒人作寐语,异形同趣谁知汝。四头十足相枕眠,寒山拾得丰干虎。”这首诗读起来很有禅宗公案的味道,其实它是一首题画诗,题目为《四睡图》,作者为南宋理学家林希逸。《四睡图》中的“四头十足”就是三位僧人和一只老虎,他们是寒山、拾得、丰干和老虎,三人一虎恰好是四个头十足脚。他们相枕而眠,互为忘机。

寒山是居于天台寒石山的一位隐士,他与国清讲寺的僧人拾得、丰干是好友。自古民间流传着丰干跨虎的传说,人们时常看到丰干在国清讲寺前的万松径上,跨虎而行,老虎就与丰干住在国清讲寺的禅房,人们时常能听到老虎的吼叫声。那天清晨,老虎悠然地行走在松树林间,丰干坐在虎背上,眺望着远处,他看到了寒山和拾得在一起打闹。这一场景恰好是元代画僧因陀罗《寒山拾得图》的画面,寒山拾得在溪边对面而坐。释梵琦的那首题画诗写出了他们嬉闹的神态,“寒山拾得两头陀,或赋新诗或唱歌。试问丰干何处去,无言无语笑呵呵。”寒山拾得还不知道远处的丰干正看着他们,也是一脸笑容。

早在唐朝,寒山与拾得的形象就已出现在绘画中,成为文人画的一个题材。寒山展卷,拾得持帚成为经典的形象。他们超脱物累,狂放不羁的神态深深打动了人们。这一绘画题材一直持续,所流传的绘画多以《寒山拾得图》为名。至明清,《寒山拾得图》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道教化和民俗化,这一时期寒山拾得的形象,从禅宗逸僧的面貌变为道教仙人的造型。清雍正年间,寒山拾得被敕封为“和合二圣”之后,寒山拾得的艺术形象更加民俗化,寒山手执荷花,拾得手捧圆盒成为这时期的新形象,因为“荷”为“和”的谐音,“盒”为“合”的谐音。他们的形象多为童子相,面带笑容,天真活泼,欢天喜地的神态充满了和谐的生活气息。这一时期的绘画多以《和合二仙》为名。

寒山、拾得与丰干一起被称为“三隐”、“三贤”。北宋初期,国清讲寺就建有三贤堂,以纪念这三位大士。其实,我觉得称他们为“三隐”可能更加贴切,因为他们都是隐士。隐于寒石山的寒山将所写的诗都刻写在寒石山的岩石和树木上,那时的寒山山抬头所见的岩山上就是一首诗,身旁边的竹子上刻着的也是一首诗。这一行行诗句就融入了岩石之中,渐渐地也就成为了岩石的一条纹理,竹子上的那行诗句也会随着竹子一起生长,这也就多了一份活力。如此,寒山所写下的诗就活在了寒石山中,

唐朝的寒石山着实是一座鲜活的诗山。

《寒山拾得图》和《和合二仙》我看到很多,而寒山、拾得、丰干在同一画中就不常见。宋代画僧法常有一幅《寒山拾得丰干图》,画的就是寒山题诗于山岩上的场景。法常,号牧溪,这位南宋时期的僧人师法梁楷,笔下枯淡的山野,形态各异的人物,充满禅意,他的许多作品流传到日本,日本的禅画就深受法常的影响,他被称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法常的这幅《寒山拾得丰干图》,左边是寒山执笔题诗于山岩之上,右边是拾得在岩石上磨墨,丰干坐在旁边。两人都注视着寒山在一旁题诗,目光中有好奇和期待。或许拾得在揣测这回寒山会题哪首诗于山岩上,“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书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这是寒山吟过的诗,也是他生活的写照。丰干则想这次无论你写什么,我都不会再说什么了,免得你又说我饶舌。画中的山岩就是寒石山的某一块,几根藤蔓就随意地挂在上方,山石上恰好有一方水潭,这是天然的石砚,潭中的水浅而清澈,拾得就在上面磨起墨来。当水有了一丝墨香,寒山就执笔在山岩上题诗。他到底题的是哪一首,我也无法看清,但我想不会是拾得揣测的那一首,他会循着自己的心境而题写于山岩,他更不愿被拾得猜到是哪一首诗。他的脸上挂着一丝神秘的笑容,似乎在告诉拾得和丰干,我题的诗你们猜不到的。

“乱石当陶泓,干岩作诗轴。意到句不就,句到意不足。墨渐消,笔渐秃。苍松偃蹇莓苔绿。”这首题画诗禅意十足,墨水快要写完了,笔也写秃了,还是写不出达意的句子。这首题画诗是南宋时期释了惠写的,题目为《拾得磨墨,寒山题岩》,如果题写在法常的这幅《寒山拾得丰干图》上也十分合适。

那么多的寒山拾得绘画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四睡图,透过画作,我能感到浓浓的禅意。这禅意就是寒山拾得的日常生活,它同样渗透于寒山的诗中。在众多的《四睡图》中,李公麟的《四睡图》尤其传神。李公麟,北宋著名画家,有“宋画第一”的美誉。他好古博学,长于诗,尤以画著名。其白描绘画在当时很有名声,白描的线条健拔,却有粗细浓淡,构图稳秀,而又灵动,画面简洁,但富有变化。

李公麟的《四睡图》用的就是白描的手法,画中的松树、白云、溪流都是天台山特有的气息,酣睡于如此的山水中,四睡图才有真正的活力。面对着这幅画,我首先思考

第三届“中国医师节”表彰对象名单

一、抗疫先锋

陈英俊(援鄂) 季也民(援鄂) 张南(援鄂) 陈雄焕(援鄂)
庞天祥(援鄂) 褚如再(援鄂) 孙徐霞(援鄂) 陈菁菁(援鄂)
汤天怡(援鄂) 张丽红(援鄂) 陈清清(援鄂) 吴柳靖(援鄂)
王丽芳(援鄂) 裘芳芳(援鄂) 丁露楠(援鄂) 范丽娇(援鄂)
金碧婷(援鄂) 陈爽(援鄂) 金央娇(援鄂) 张雷(援鄂)
赵凌婕(援鄂) 余力 丁新华 徐禅娣 鲍坚志 褚珊珊 丁建俊
陈琦 施懿雯 许琦 范嘉雯 朱晓敏 丁妙珍 孙彩虹 林连飞
陈灵秀 张叶娇 王颖蔚 裘雅莉 倪莹莹 张珍珍 许玲玲 周秋芬
陈梅霞 孙晓峰 陈泳辉 赵优萍 王徐朋 干肆萍 余双娥 谢莹
赵岳珍 胡春云 陆修亮 张金松 丁珊珊 王慧灵 叶桂娥 周迎萍
叶杨敏 丁琳琳 奚圣锋 沈忠委 娄阳园 许燕舞 吴伟锋 曹兴芬
金丽红 张菊鸿 俞红芳 赵杰群 胡娅聪 项晓敏 徐亚萍 奚国明
陈爱红 邱丽霞 卢桂明 金晟 杨宏 王也民 蒋不倦 林晓平
许菊香 何云霄 杨慧珍 葛君华 庞卫龙 陈杨 丁斌彬 陈霞

朱贵威 胡海燕 陈丁玲 赵蓉蓉 陈雯
庞丽华 杨天彪 施亚红 姜斌涛 陈丹霞

二、骨干医生

叶军盼 许靓 陈伶俐 陈怡 陈禄湊
李建春 汪威 谭明明 蔡磊 戴桂芬

三、当家医生

王敏芳 叶兆杜 陆仁灿 张锦亭 季亚珍
林象敏 施福生 徐丽霞 葛晓平 裴春霞

四、医坛新秀

王果 王金委 王继业 王斌 许光敏
许雪娇 朱媛雯 范金丹 金琦 赖针珍

五、优秀学科带头人

胡培阳 陈平 裘晟 谷英敏 许金樱

六、优秀管理者

崔清荣 潘善群 范火芹 裘银虹 齐瑞利
张卫东 叶挺强 陈衍秋 陈卫朝 张雄斌

七、优秀家庭医生签约团队

平桥屯桥签约服务团队
白鹤鹤楼皇都签约服务团队
石梁签约服务团队
街头签约服务团队第三团队
坦头下周村签约服务团队
三州签约服务团队
龙溪签约服务团队

雷峰签约服务团队

南屏签约服务团队

泳溪签约服务团队

八、优秀护理工作者

陈玲珍 李卫青 褚梦弼 庞红华 叶彩丽 余丽丽
戴红亮 葛娇蓉 廖美兰 潘美芬 王新 徐俊
许春红 张婷婷 周雪娟 蔡双霞 曹扬 陈贝贝
陈景霞 洪敏优 洪淑娇 胡美君 庞丹丹 齐英英
汪芳宇 奚锦丽 叶亚芹 余琼阳 余晓萍 袁冬珍

九、突出贡献奖

洪凌(浙江省人民医院下派) 洪清江

天台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0年8月21日